

第五十九回 朝廷詔請
打起鼓板放開喉嚨
書接上回再續下情
惠能他曹溪弘法群迷省
真可謂高樹法幢大振宗風
南國的官民百姓把他崇敬
一時間德音遠播傳頌美名
這一日惠能正在說法度眾
忽然有守門沙彌來報急情
言說是朝廷欽差門外候等
惠能他當即率眾出門相迎

書中暗表，當年避離東山的神秀大師，在荊州當陽山苦修參悟數年，終於有成。為不負五祖的教誨之恩，他住持當陽山玉泉寺大施弘化，大開禪法，也享有盛譽，四面八方的求法問道者不計其數。因為惠能之禪行於嶺之南，故稱南宗；神秀之禪盛行河之北，故稱北宗。北宗漸獲如來禪之蹤跡，南宗頓得祖師禪之神髓，所以人稱南能北秀，南頓北漸。其實，法本一宗一種，只是人有南北，根有利鈍，悟證有遲速而已。神秀大師在北方弘法享有盛譽，影響極大。但他沒有貢高我慢之心，一直很敬重惠能，恨自己身居遙遠的北方，無法親近惠能，就派徒眾到曹溪去聽法。由此可見，神秀態度的光明，修養的純粹，心量的廣大，實為後人所難及。

因為神秀比惠能出來弘法的時間早，惠能還在獵人隊裡避難的時候，神秀就已在當陽山玉泉寺大施弘化，名聲大震了。女皇武則

天非常崇信佛教，聞其賢名道譽，就下旨把神秀召赴京都。神秀入京的時候，受到朝廷隆重的接待，武則天不計君臣之別，親自跪禮迎接，屈萬乘之尊而稽首。我想，武則天當皇帝之後，唯一跪拜的人就是神秀，除了神秀之外，她恐怕沒給任何人磕過頭，這也是神秀的殊榮！武則天設內道場，讓神秀在皇宮內講法，尊他為國師。不光武則天經常向神秀求法問道，就是朝中的大臣們，也都執弟子禮，向神秀請問法要。此時的神秀早已苦悟見性，他向前來求法的大臣們開示說，「一切佛法，自心本有，將心外求，捨父逃走」。由此可見，神秀已絕非當年那種「時時勤拂拭，勿使惹塵埃」的窒礙，已與惠能相去不遠了。但他為了弘揚禪宗正道，極力向武則天舉薦惠能，說惠能得五祖大師衣法親傳，見證比自己高深殊勝，智慧比自己大，希望武則天詔，迎請惠能入京與他一同弘法。

諸位，說到這裡，我產生許多的感慨。當年五祖大師要傳衣付法，選拔第六代祖師的時候，神秀是大家公認的最有資格繼承衣法的人；用現在的話說，他是最佳的候選人。他當時寫了一首詩，說「身是菩提樹，心如明鏡台，時時勤拂拭，勿使惹塵埃」。此詩雖未悟透祖師頓門大義，但境界也已經相當不錯，倘若沒有競爭機制，這第六代祖師非神秀莫屬。恰巧當時在寺院裡打雜舂米的惠能，對此詩不以為然，也做了一首詩，說「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台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」。這首詩的大悟境界，竟得到了五祖大師的賞識，五祖大師竟將衣法密授與惠能，讓惠能做第六代祖師。

書生學者出身的神秀，又是全寺僧人的教授師，五祖沒傳他衣法，卻傳給一個做苦工的俗人，砍柴樵夫盧惠能，這巨大的反差，誰能接受！全寺的僧人都不服，可是神秀卻沒覺得委屈。他不僅沒有生出「既生瑜，何生亮」這種怨天尤人的情緒，反而更加激發他十年苦修於當陽山，認識到自身的不足，他終於苦悟見性。最最難

能可貴的是，以神秀現在的身分和聲望，完全可以和惠能抗衡，和惠能平分秋色。可他一切都為眾生著想，不為自己著想，他以法為重，以道為尊，名聞利養不介於懷，這正是一個出家人的本色。一個真正得道的解脫者，一定是虛懷若谷，不會執著於世間的一切名分和私利。他為了弘揚禪宗正法，向皇上舉薦惠能，說惠能比自己智慧大，不顧自己的名譽。這種博大無私的胸襟雅量，誰能做到？多值得我們現代人仰慕效法，好好學習。

武則天被感動得淚水滴
禁不住仰天長嘆把話提
說了聲大師實在了不起
胸襟雅量無人能敵
舉賢不把仇隙來避
稱能不計自身利益
自卑謙下不顧名譽
竟稱惠能智慧第一
沙門達者心量無比
世儒相輕令人痛惜

武則天可是不容易被感化的人，可她竟被神秀的德風感動得含淚長嘆：「賢者禪師，舉賢不避仇隙，稱能不計自名，沙門達者率皆如是，世儒相輕豈不愧煞？」武則天從此對神秀更加的敬重，並下詔在當陽山建置度門寺，以表彰神秀的道德。書中暗表，神秀後來被譽為「兩京法主，三帝門師」，兩京指西京長安、東都洛陽，兩京說法的法主，三位皇帝的老師，這三位皇帝是武則天、中宗和睿宗。這一稱號足見神秀在佛教界的權勢和地位，當時的王公大臣和京都學者、庶民，沒有不望塵拜伏的。神秀活到了一百多歲，高壽而終。入葬的時候，皇帝親自為他送葬到洛陽午橋，並下詔在嵩

陽的輔山頂為他建造十三級的浮屠。神秀能獲此殊榮，享受到如此的待遇，已是意料之中，因為他的德行太好了。也只有這樣的胸襟雅量，才能有這樣的成就，才配享受這樣的福報，這叫量大福也大。

三國時期的周瑜，如果能有神秀一半的心量，他也不會落得那麼可悲的下場。周瑜才華橫溢，年輕有為，他本來可以在事業上取得一番成就。可他偏偏染上嫉妒病，狂妄自大，量小氣短，以致遺恨千古，貽笑後人。嫉妒別人的才能決不能減少自己的無知，在別人的成績面前，與其臨淵羨魚，不如退而結網，真正拿出點自己的東西來。無論在史冊上還是現實生活中，品德高尚的人、有抱負、有成就的人是決不會嫉妒別人。他們看到別人超過自己，不但不嫉妒、不貶低，反而還更加的讚賞他、扶植他、歡迎他，並向他學習。因為在他們看來，人各有所長，也各有所短，以人之長，補己之短，才能使自己學識日進。

因為惠能在南方弘法，名冠南國，武則天久仰其智慧，再加上現在有神秀大師的推薦，武則天就一心巴火要把這位禪門祖師請到宮中給她說法。萬歲通天元年，武則天派遣中書舍人吳存穎，持詔到曹溪迎請惠能入宮當國師。國師那地位可高，那是皇帝和全國民眾的老師。神秀大師道德高尚，惠能大師也是學德俱優。因為他知道，神秀已經事業有成，弘法北方，深受國民的尊敬，自己就不能再去了。所以他當即辭絕：「吳大人，請恕惠能難以從命，現下北方已有神秀大師和慧安大師在弘法，我就不必去了。先師五祖說我與南方有緣，所以我要謹遵先師遺訓，弘法南方，廣度南方有情。」諸位，被帝王召見，那是何等的榮耀！要是一般的世間人，沒有這個機會，都得千方百計的創造這個機會，可惠能呢？有了機會卻辭卻不就。他這叫現身說法，做出了一個出家人遠離名聞利養，謹

守出家人本分的好榜樣，這是身教！

吳存穎當即被惠能的品行深深的感動：「大師能遵先師遺言而行佛事，不改初衷，實令舉世欽仰。但身為國師不是更能弘法度眾，有益佛教嗎？」「大人有所不知，這要因緣合和才行，有所為而為便成了落俗的妄想。」「大師您不奉召入京，就不怕聖上降罪嗎？」「不怕，聖上既派人來請，就說明她是個有心之人，道由心悟，非語言所能表詮，豈不知『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』嗎？」「下官愚痴，還請祖師指點。」「指點只是給你方向而已，路應靠你自己去走。修佛見性的道理並非一問一答之間就可以言明，我只能告訴你心法的要旨。如果對一切善惡都不去思量，見悟非悟，驅污逐臭，自然會悟入清淨之地。常明常寂，妙用無量，竭力勘破本心，識自本性，當下即佛。」

「多謝祖師開示，但不知本官回宮後，如何向聖上交代？」「你轉告聖上，說法的人沒有什麼可說的，聽法的人也沒有聽到什麼，正如《金剛經》中所言，說法者無法可說，只有她自己體會才能明瞭。」「聖上能明白您的意思嗎？」「聖上能明白，我就不必去了，若是不明白，我去也無益。」諸位，惠能大師的回答太好了。明心見性就是自我開發自我的心性本體，使之心性本體突然顯現，不是言說可到的，不是別人能幫的。否則的話，五祖怎麼能把衣法不傳神秀，而傳給一個一天也沒教過的俗家人盧惠能？就是因為別人幫不了忙，如果能幫，那五祖大師一定會幫神秀，他不曾幫惠能的。要知道，禪宗頓悟法門就是靠自己自修、自悟、自證，別人是沒辦法幫忙的。到了這個地步的人自然明白，未到這個地步的人說也沒有用，正所謂「高山流水一曲琴，伯牙子期是知音，有聲彈到無聲處，便見幽然太古心」。惠能這樣回絕，也是在暗示武則天，道由心悟，非語言所能滿足。

吳存穎回宮後把此情奏知武則天，那武則天是何等人也，一聽當時就火了：「好個不識抬舉的和尚，竟敢拒詔不來，目無聖上，朕要拿他入京問罪」。